

从  
阳

Sunness

著

爱  
与  
城  
暗  
与  
光  
秘  
密  
与  
反  
自  
保  
与  
善  
良

# 第十二秒

THE TWELFTH SECOND

一通止于第十一秒的电话  
一句掩埋在第十二秒的告白

沿着迷雾的河流溯流而上  
他无数次停在，她曾停驻的命运拐角  
.....

法学系才女Sunness恻心悬爱力作

一步步接近真相，一点点蚀骨寒冷..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消失的爱人，未曾停歇的牵引 | 爱，能否揭开最后的迷藏？

从

阳

Sunness

著

# 第十二秒

THE TWELFTH SECOND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第十二秒 / 从阳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 
2017. 5

ISBN 978-7-5143-6064-6

I. ①第… II. ①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0324号

---

著 者 从 阳  
责任编辑 杨学庆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  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 
印 张 25  
版次印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143-6064-6  
定 价 42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---

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  
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，  
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，  
成为更新的荒凉……

——狄金森

---

# 目录

1 - 十年生死两茫茫

序

7 - 告别天堂

Chapter 1

15 - 角落里的珍珠

Chapter 2

23 - 时间藏起记忆

Chapter 3

32 - 眼中的烛火

Chapter 4

40 - 一场无尽的道别

Chapter 5

50 - 如果知更鸟来临

Chapter 6

63 - 如果确定我们将相聚

Chapter 7

72 - 无名的地方

Chapter 8

91 - 黑暗不接受光

Chapter 9

106 - 过去的已如尘烟

Chapter 10

116 - 跃下云端

Chapter 11

128 - 被埋葬的种子

Chapter 12

139 - 如果我未荒度一生

Chapter 13

153 - 孤夜里的星光

Chapter 14

171 - 暗夜的回响

Chapter 15

189 - 多少门曾无风自开

Chapter 16

204 - 我终要寻她而去

Chapter 17

220 - 但愿我是黑暗

Chapter 18

239 - 生命和信仰的归宿

Chapter 19

257 - 我没有时间憎恨

Chapter 20

273 - 当漫长的黑夜刚过

Chapter 21

285 - 这里都是深紫色的花

Chapter 22

310 - 刻在命运里的路

Chapter 23

332 - 似粥温柔的人

Chapter 24

360 -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

Chapter 25

376 - 于白昼之前

Chapter 26

385 - 家书，勿念

番外



... P R E F A C E ...

## 序 十年生死两茫茫

我忘记了欢笑，  
也忘记了叹息，  
终生在猜测，  
没有谜底的谜语。

——顾城



T H E   T W E L F T H   S E C O N D

赵亦晨把车停在了十五栋楼底。

凌晨两点，小区内几乎所有的露天停车位都被占满。这两年业主没有剧增，私家车的数量却暴涨。他住六栋，通常只能把车停在十五栋，再步行绕过小区中心广场回家。

动手给车熄了火，这会儿赵亦晨却没想下车。

他太累了，后脑勺靠上车座头枕，合眼小憩。做刑警的头几年，跟同事轮流盯梢的时候，他们都习惯在车里休息。那时候信息网络不像如今这么发达，人们由于在车内过夜而窒息死亡的新闻报道还很少见。不过哪怕是近五年，在他们这些警察里，真正因为窒息死在车里的也屈指可数。他们更可能殉职、患癌、遇上车祸，或者从把人送进监狱变成被人送进监狱，最后死在曾经同僚的枪口下。

人的死法有很多种，不到那一刻，谁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怎么丧命。

有人敲响了车窗，赵亦晨从睡梦中惊醒。

最近半夜敲窗抢劫的案件增多，他本能地摸向腰间的枪，余光从后视镜里瞥见站在车窗外的是个女人，染黄的头发乱糟糟地绾在脑后，五官扁平的脸看上去毫无特色，大龄主妇的年纪，却在睡衣外头裹着嫩粉色的针织外套，在浓稠的夜色中尤其显眼。这个女人是他的姐姐，赵亦清。

赵亦晨拔出车钥匙打开车门，在钻出车子迎上湿凉夜风的同时捏了捏眉心，将身后的车门甩上：“这么晚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不一直看你没回来，怕你出事吗？”两条胳膊环抱在胸前，赵亦清语带责备，“办公室电话又打不通。”

三年前赵亦晨当上刑警大队队长的时候，局里给他在新社区分配了一套房子。他没要，固执地住在这个旧居民小区里。赵亦清拿他没辙，又实在放心不下他一个人住，便在儿子上中学以后买下赵亦晨家楼上那套房子，一家子搬了过来，好相互照应。这些年赵亦晨办公室里接到的私人电话，也多是赵亦清打来的：过节回不回家吃饭？怎么凌晨都过了还不见回来？新案子棘手吗，危险吗？

按时吃饭了吗，睡觉了吗？

这些本该是妻子或父母关心的，她一概揽下了。

赵亦晨又捏了捏眉心，和她一起穿过中心广场，走向六栋。其实他们可以抄小路回去，可那条小路光线暗，又是监控死角，赵亦晨从不让他们走小路。此刻他脑仁跳痛得厉害，但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一点烦躁的情绪，只说：“紧急警力调度，也就剩两个接警的还在局里，估计是没听到。”

“我是看警车全都呜呜哇哇开出去了。”赵亦清抬起一只手来在空中比画了一下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警察的家属大多对警车鸣笛声敏感。即便隔个好几条街，他们也能听得一清二楚，下意识地心头一紧。这算是一种本能，就像一个母亲听到孩子的哭声总会忍不住停下来四处张望，哪怕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孩子。

赵亦清就是这种家属。她会在听到警车呼啸而过后开始焦虑。她是个普通的女人，这辈子害怕的事情有很多：父母在时，她怕自己被遗弃；儿子出生之后，她怕儿子会生病，怕一切能把她儿子从她身边夺走的人事物；弟弟当上刑警，她怕有天会有人打电话给她，让她去认领他的尸体。所幸现在父母走了，儿子还好好好的；弟弟当上了刑警队长，命还好好的。她唯一需要克制的，就是她的担忧和焦虑。

赵亦晨知道她有这个毛病。这不怪她，他们的父母死得早，她从十几岁开始就要操心很多事，所以赵亦晨能体谅她，总是尽可能安抚她。

“九龙村村民袭警。”晚风扑向他的脸，他从兜里掏出打火机，给自己点了一根烟。

“九龙村？就那个……有好多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村子？”赵亦清裹紧了外套诧异道，“怎么会袭警呢？”

已经快到凌晨气温最低的时候，路灯昏黄的光线似乎都失去了温度，拉扯着他们并肩而行的影子，听路旁的芒果树在风中发出哀求似的呜咽声。

“一个寻亲互助会，不知道从哪弄来消息，说他们当中一对父母被拐走的孩子就在九龙村。”赵亦晨两指夹着香烟，一手插到裤兜里，缓缓吐了口烟圈，语气平静，难以分辨情绪，“夫妻两个溜进村子偷走了孩子，跑出来的时候被村民发现，全村的人抄着棍子和刀追着他们打，正好碰上互助会的人来帮忙，两拨人就发生了械斗。那边的派出所出面调解不成，也被村民围攻，只好通知了区刑侦支队。支队鸣枪无效，又请求我们调动警力支援。”

“唉……这些个村民也是，都几十年了，还跟群土匪流氓似的。”赵亦清叹口

气，她还记得从大约二十年前开始，就常有这类恶性事件发生，没想到一晃二十年，城市里的高楼砌起来了、乡村里的路修平整了，有些却从没跟着世界一块儿变过，“你也去现场了？没受伤吧？”

赵亦晨摇头：“没事。”

他们已经走到六栋三单元楼下。赵亦晨住三楼，赵亦清一家住四楼。他掏出钥匙站在自家门前开门，一回头，发现她还立在他后头，张张嘴好像有话想说，却欲言又止。

握住门把手拉开门，赵亦晨走进玄关，低下头脱鞋：“上去吧，早点休息。明天还要送阿磊去学校。”

原本就有些犹豫，这时再听他这么开口，赵亦清心里便打起了退堂鼓。

几秒钟之后，她吁了口气妥协：“行，你也赶紧休息。”说完便转身朝楼上走。可没走两步，她又停了下来，回过身看他。

“亦晨，那个九龙村是不是珈瑛……”一提到那个名字，她就注意到赵亦晨拉住门把打算关门的动作顿了一顿，这让她条件反射地收了声，接着又换了个说法，小心翼翼问他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你还准备继续找珈瑛？”

赵亦晨沉默地站在门边，右手搭在门把上，小半边身子还被笼罩在楼道的灯光里。她停在高出他几级台阶的地方，看不到他被眼睫挡住的眼睛。

大约过了十秒，他才平静地回答：“已经习惯了。”

是习惯自己一个人了，还是习惯一直找她了？赵亦清没忍心问出口，只能长叹一声。

“你进去休息吧，”她冲他摆了摆手，“晚安。”

赵亦晨抬头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拐角。直到听到她开了门又关门的动静，他才合上门，反锁，扣好防盗栓，回身走进屋里。

阳台的落地窗紧合，外头还有不锈钢防盗门，用粗硬的锁拴住。厚重的窗帘挡住了外头街灯的光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他没有开灯，径自走向客厅的沙发。他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十一年，闭着眼也能找到方向。

坐上沙发，他合上眼，在黑暗中一动不动。屋内很安静，可以听见壁钟秒针转动的声响。

许久，他睁开了眼。沙发缝隙里有个表壳磨损得厉害的MP3，常年插着耳机线，一圈又一圈地缠紧。他把它捞出来，解开耳机线，将耳机塞进耳朵里，拨开了开关。小小的长方形屏幕亮起，成了黑暗里唯一的光。

MP3里只有一个音乐文件，很短，只有十一秒。

他点开它，听到了那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。

——“我想找我丈夫，他叫赵亦晨，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……能不能帮我告诉他——”

是个女声。气喘吁吁，尾音发颤，戛然而止。

播放方式早已被设置成了单曲循环，于是短暂的杂音过后，他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。

——“我想找我丈夫，他叫赵亦晨，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……能不能帮我告诉他——”

——“我想找我丈夫，他叫赵亦晨，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……能不能帮我告诉他——”

——“我想找我丈夫，他叫赵亦晨，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……能不能帮我告诉他——”

……

赵亦晨闭上眼，仰头将沉甸甸的后脑勺压向沙发的靠背。

他知道，现在是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，凌晨三点二十三分。

二〇〇六年十月五日，他的妻子胡珈瑛拨通了报警电话，通话却在进行到十一秒时忽然终止。胡珈瑛自此失踪。

那天赵亦晨还在毒枭眼皮子底下当卧底。这段录音是接警电话录音原件的拷贝文件，两天后，他的同事把它交给了他。

九年了，他已经将这段录音听了无数遍。他对她话语里的每一处停顿、每一次颤抖、每一个音节的长短都早已烂熟于心。但他依然找不到她。

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胡珈瑛，他深爱的妻子。

谁都知道，在她失踪前，她已经怀孕六个月。

他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孩子。





... CHAPTER 1 ...

## 告别天堂

我们只能一次次告别天堂，  
一次次梦想着与地狱告别。

——艾米丽·狄金森



THE TWELFTH SECOND

01

二〇〇三年，赵亦晨从派出所被调到区刑侦支队，师从当时的支队长吴政良。

赵亦晨参与侦破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一起特大团伙贩毒案。三十名犯罪嫌疑人，其中唯一一名女嫌犯由赵亦晨和另一名警察负责审讯。

她坐在讯问室的凳子上，耷拉着脑袋，形容憔悴，身上穿的是女警给她临时找来的衣服，因为被捕时她正和团伙头目余昌志一块儿赤条条地躺在床上。审讯持续了六个小时，她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个字，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，脸色灰白，像是已经成了半个死人。

警方很快查明了她的身份：李君，二十五岁，本省人，籍贯在某个小村镇，曾经在X市一家洗脚店打工。如今那家洗脚店已经被查封，它是当地另一伙黑势力管理的色情行当之一。

隔着铁窗仔细瞧了她一眼，赵亦晨想，她可真不像二十五岁。瘦骨嶙峋，皮肤松弛，满脸烂疮，双眼呆滞无神，怕是长期吸毒造成的。

“不想说余昌志，就说你之前的事吧。”赵亦晨换了个方式开口，“一九九九年你还在一家洗脚店打工。记不记得那家洗脚店的名字？”

李君还是不说话。

又过了两天，她浑身哆嗦地倒在地上，四肢痉挛，翻着白眼，几乎要晕厥过去。

赵亦晨和另外两个警察上去扶她的时候，她终于出声了。

“给我……给我一根烟……”她说。

李君十八岁那年高考，考进了X市一所名牌大学。

但她早几年就死了父母，一直借住在姑妈家。姑妈告诉她，没钱给她缴学费。

每晚李君都会梦到那所大学。想到将要失去这次机会，她就整日以泪洗面。

一个月后，她独自来到城里，想要找份工作，半工半读挨过这四年。没想到刚到火车站，便被骗去拍了色情影片，“导演”就是那家洗脚店的老板。老板把她带进洗脚店，她成了洗脚妹，给客人“按摩”，从此再没有去过她梦里的那所大学。

结案以后，赵亦晨从菜市场买了条鱼回家。

他到家时是晚上十点，胡珈瑛已经洗了澡，正在客厅看电视。见他回来，她又跑去厨房给他做饭、蒸鱼。夏天晚上闷热，家里没有安空调，只有一台旧电扇咯吱咯吱地响。她把它摆在客厅，给他吹。

赵亦晨没待在客厅。他拎着电扇走到厨房门口，插好插头，将电扇对着她，好让她凉快凉快。然后他上前，从背后抱住她的腰。才忙活了一阵，她早已出了一身的汗，睡衣贴着汗津津的背，能用手抓出水来。

胡珈瑛拿手肘轻轻捅他：“到厨房来干什么，这里热，你去客厅。”

低低应了一声，赵亦晨把下巴搁到她肩窝里：“再抱一会儿，等下我炒菜。”

“怎么今天突然腻歪起来了，也不嫌热。”她被他下巴上的胡楂儿刮得痒痒，却也只是取笑他，没有躲开。

“没事。”他沉吟了几秒，“你当年怎么来X市的？”

讯问李君的时候，赵亦晨想起了胡珈瑛。她今年也是二十五岁，读大学前也没了父母。更凑巧的是，她是李君梦里的那所大学毕业的。那四年她半工半读，过上了李君原本想过的日子。

手里择着菜，胡珈瑛心不在焉地道：“还能怎么来。从乡下搭三轮车，出了镇子走到火车站，搭火车来的。”

“东站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时候飞车党还在。”

“是啊。”她话语间略有停顿，“所以一出站就被抢了包。”

赵亦晨揽紧了她。这事他从前没听她提起过。

“钱都没了？”

“我只装了几块钱在包里，存折藏内衣里了，没被抢。”她笑笑，终于拿沾了水的手拨了拨他的胳膊，示意他松点劲，“出来前四处打听过的，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这回答倒是意想不到的。赵亦晨愣了愣，而后微微低下头，轻笑一声。

“笑什么？”胡珈瑛转过头来看他。

“笑你聪明。”他抬手替她把垂在脸庞的头发绾到耳后。

那时候从农村进城的，有大半走了弯路。像李君那样最终锒铛入狱的也不在少数。但赵亦晨没有怀疑过胡珈瑛的话，他相信她聪明，运气好，所以他后来才有机会遇上她。

直到二〇〇六年，胡珈瑛失踪五天后，吴政良把赵亦晨单独叫到了办公室。

“小赵，你知不知道你岳父岳母的名字？”

“胡义强，胡凤娟。都是胡家村的人。”

吴政良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，微微皱着眉头，搁在桌面上的右手握了一支铅笔，笔端一下一下点着桌沿，“嗒……嗒……嗒……嗒”。

“老刘带人去胡家村调查过了，”半晌，他才重新开口，“胡义强和胡凤娟夫妇确实有个女儿叫胡珈瑛，他们死后也把遗产都留给了她，供她去城里读书。但是胡珈瑛在学校的档案里登记的家庭成员不是胡义强和胡凤娟。她的户口是买来的，身份证也是买的。胡家村的人说，胡义强和胡凤娟结婚十几年，一直没有孩子。有一回他们夫妻俩去东北探亲，一年之后回来，就带着胡珈瑛。当时她已经十二三岁了。”

赵亦晨沉默地站在办公桌前，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。

而吴政良抬起头，对上他的视线：“她跟你说过她是生身父母过继给胡义强和胡凤娟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又联系了东北那边的派出所，明确了一下这个事。但是胡义强在那边的亲戚也无儿无女，他们一家子恐怕都是有这个不育的基因。”吴政良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，“小赵，胡珈瑛很可能是胡义强夫妇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。”

赵亦晨立得笔直的身体终于细微地一动，他沉默了几秒，才动了动嘴唇。

“她没跟我提过。”

“你说她大学是半工半读，她在哪里打工？”

“一家餐馆。她没告诉我餐馆的名字。”

“你们大二认识的，她当时经济状况怎么样？”

“不太好。”

“我听说她毕业之后就进了律所，跟王绍丰这个师傅学习。”目光落回手中那支铅笔，吴政良不自觉减缓了用笔端轻敲桌面的频率，就像他的语气，不紧不慢，引他进入一个极有可能激怒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逻辑，“当时毕业生进律所很难，要找个师傅带更难，尤其是像王绍丰这种资深的老律师。”

“她说王律师觉得她有实力。”赵亦晨语速平稳，却几乎是在他话音刚刚落下

时就开了口。

吴政良知道，他已经猜到了自己要说什么。

“那她说过她那三年给王绍丰倒贴学费的事没有？”吴政良继续问道。

赵亦晨再次沉默下来，最后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
放下手中的笔，吴政良抬起左手搁上桌，十指交叠。

“小赵，我下面的问题可能有点难听，但是希望你能保持冷静。”他望向赵亦晨的眼睛，缓慢地、不容置喙地问他，“你和胡珈瑛是夫妻，你最清楚。在你之前，她还有没有过别的男人？”

那天下着雨。十月的天气，在这座南方城市，依然没有带来半点凉意。

赵亦晨听得到此刻头顶吊扇呜呜转动的声音，意识却已经回到了二〇〇零年六月的那个晚上。那天白天，他和胡珈瑛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夜里他们挤在出租屋那张小小的床上，第一次睡在了一起。

她很疼，疼得一直在哭，但没有流血。赵亦晨知道她从前在农村干重活，没流血，很正常。因此他没有问她，只是把她搂进怀里，摸着她的背给她顺气，亲吻她的发顶。

胡珈瑛很少在他面前掉眼泪。那晚是她哭得最厉害的一次。

有那么一个瞬间赵亦晨甚至觉得，她哭并不是因为疼。

而他能做的只有给她一双坚实的臂膀，让她有个能够安睡的地方。

一直到现在，赵亦晨还会梦到胡珈瑛偎在他身边熟睡的模样。

他以为她回来了，他想问她这九年去了哪里。可是看到她睡得又沉又香，他没有叫醒她。梦里她还挺着大肚子，肚子里是他们俩的孩子。他撑起身子，替她翻了个身。他记得医生说过，孕妇不能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侧卧。

最终是电话铃声吵醒了他。

赵亦晨睁开眼，捏了捏眉心。屋子里依旧一片漆黑，一只耳机已经从他耳朵里滑下来，MP3仍在播放那段十一秒的录音，沙发尽头的电话吵个不停。他摘下剩下的那只耳机，侧过身捞起了电话。

“喂？”

电话那头没有声音。

毫无征兆的沉默让赵亦晨皱紧眉头，忽然彻底清醒。他拿出手机，解锁屏幕，看了眼时间。